

## 生日快樂

早知道就別應門。葉 sir 掌裡的烏龍冷了，蠟燭燒成淚，要流到鬆軟的地瓜蛋糕上。對面三個人快慢不一的呼吸，他感覺眼神督促著要說些什麼。願望卡在舌尖，喝一口茶，一聲澄澈透亮的乾咳。

吹熄想說的話，心思切成十二分之一，先給比較老的女人。再切，給不安抖腳的男孩。最後是短髮及肩的年輕女孩。舌頭一分，蛋糕在嘴裡化開，細緻地撫摸搖搖欲墜的牙齒，童年的甜味拉住舌根，向安靜墜落。

你還沒許願呢。女孩端詳著，切了一塊指甲大的送入口中。

老伯想長命百歲嗎？還是想抱抱年輕的妹子？男孩急促地說。挑眼。

白目。女孩低下頭。

孩子們，別讓壽星看笑話。女人清嗓，自顧自又切一塊蛋糕。葉先生，我們絕對專業，您放一百二十顆心。語畢，專業地笑出聲，像一列工整的 DoReMiFaSo。

叔叔您說嘛，許什麼願呀？女孩再切一小塊。

人家不想說就不要逼人家。女人提醒。

你們可不可以，呃。葉 sir 把聲音吞了回去。

您說啥？請再說一次。女人身體往前湊，葉 sir 聞到她身上淡淡的山茶花香。他在選項上附註的喜好。

您的香水味道，很好。他說。

謝謝，您的喜歡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壽星您最大。女人淺淺的笑擠出笑紋。這兩位才剛來沒多久，還是實習生，希望葉先生見諒。

我希望你們，可以，呃。

什麼呀？三雙耳朵擠到他面前。

當自己家。當自己家。葉 sir 念念有詞，送一口蛋糕到嘴裡，這麼短的時間，已是他過去一個禮拜的對話量，甜膩的巧克力豆，像是罐頭掌聲。

兩位同學，從現在起請叫葉先生爸爸。女人瞪了一眼。

老欸，等等吃完蛋糕，想要去哪裡走走慶祝生日呢？女人轉頭說。

努力壓下自己上揚的嘴角，這女人懂他，這筆錢花在刀口上，值。

當自己家。當自己家。他說。

一開始便利商店的結帳小弟說到這項服務，他覺得八成是這年輕人新寫的小說。人挺清秀的，值大夜班，在附近的大學讀文學。有時晚上睡不著下去買茶葉蛋，久了有一搭沒一搭的認識起來。

老頭，你一個人住呀？

什麼老頭，我還不到六十歲。今天的蛋殼難撥，一搵，扯下一片蛋白。

想著也挺孤單的。這小弟唯一的缺點，菸癮大。下次要戴個口罩。

我覺得很好，不要擺那同情的嘴臉。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時候也覺得我女友挺煩的。小弟掏出手機。您看，一會兒沒回訊息，就急著發了八十個貼圖。

葉先生瞄了一眼。九十個了。

不過人呀總有那麼一時半刻，是不能獨自生活的。小弟揚起年輕的下巴，氣盛的角度。要不介紹你一個服務，我用過，蠻專業的，加點錢還可以客製化。

少拐我，是不是吃魚喝茶。葉 sir 不滿時會發出嘖嘖的聲音。

才不是，你當我發情的猴子？小弟解鎖手機，點開首頁。

點選「生日需求」、人數「三人」、年齡「一老二少。附註：有小家庭的感覺」、租期「一天(24 小時)」、付款方式「ATM 轉帳」、特殊需求「無」、加購商品「無」。他倒了一點威士忌，酒精使他酥麻。我不是因為寂寞，絕對不是，我只是好奇，對，好奇。葉 sir 一口飲下。

讓人知道我不如去死好了。淋浴邊唱歌，撮掉一層皮屑。如果不出門，要在家裡做些什麼好？總不能叫他們唱完生日快樂歌吃完蛋糕就走。對，要買一些年輕人喜歡的東西。

買兩個 Switch 主機，還有 Netflix 帳號。

葉 sir 想到清單上勾選一個年紀相仿的女人。我希望她可以做飯，就算是一盤炒高麗菜都好。他走進全聯，把看起來會用到的食材放進推車，娃娃菜青江菜高麗菜豬絞肉豬小排豬大骨還有咖哩包宮保雞丁包蔬菜雞湯包白醬起司包。沉甸甸的一袋抱在胸前，他不知道會吃到什麼。

但看著閃亮亮的廚具送到家裡，葉 sir 頓時充滿食慾。啟動，吸塵器撲撲撲運轉，每一吋磁磚來來回回，再用抹布擦拭，透出他的笑容。旋即深呼吸。我是一個快六十歲的人，沒有三高，頭髮茂盛，胸肌適當。保持平常心。打開新買的芳香劑，廁所充滿檸檬的清新，新拆一盒肥皂，飽滿豐盈。

蒸氣掛燙機平順情緒，襯衫夠體面。葉 sir 打赤膊拉個板凳坐下，沙發新穎的皮面不能沾上一點事前準備的痕跡。平常心，來者是客。他對自己說。臉上有皺紋但不多，四肢健全能跳能跑，沒事的。新買的佛手芋放在桌子正中央，完美。

這天葉 sir 五點醒來，窗外未亮，他慢條斯理地打理，哼著走音的快樂。盥洗後，用餐巾紙擦乾洗手台。

坐在沙發上，時間一格一格走。該出去先買早餐，離他們抵達的時間還有兩個小時——但誰知道會不會，就在他出門時，這三個人提早到呢？——不，對方聲稱自己是專業的，不會如此——但要吃什麼嘴巴的味道才不會太濃郁？平時吃慣的肉包不是好選擇，或者回來再刷個牙——唉真是多此一舉——最好別出門，如果流了汗、摻了汽機車的廢氣，又要再洗一次澡——但為了不讓人家看見髒衣服，昨天全丟下去洗了——好困，早知道把時間提早——

門鈴驚醒睡夢中的葉 sir。來了，倉促地開門才想到，哎呀，剛剛睡著了，臉肯定難看。

葉 sir 突然後悔這筆交易。

他收拾紙盤，一半的蛋糕收進冰箱。再回到客廳，另外三個人正襟危坐，他搔搔頭，轉開電視。

你們、當自己家。

男孩對女孩咬耳朵，她嬌甜地輕打他的大腿。

怎麼啦？葉 sir 問。

沒事，大叔平常一個人住嗎？男孩說。

叫爸爸。女人的眼神射過去。

沒事。大家還不太習慣，哈哈，放輕鬆。葉 sir 說完，看著三個人的表情。新聞播報現在正值連假期間，某縣市充滿家庭旅遊的人潮。轉台。連假期間，明眸皓齒的飯店經理說房間全部被訂，生意興隆。轉台。受訪的孩子對著麥克風說雲霄飛車好好玩。

不出去也好，到處塞車。女人終於擠出一句話。

想看什麼，自己來。葉 sir 把遙控器遞出去。沒人接過。

對了，你們年輕人應該都看 N-e-t-f-l-i-x 吧。他事先反覆確認發音，必使在他們面前表現自己不是一無所知。快速切選著。想看什麼呢？

女孩對男孩咬耳朵。

最後停在一部越戰紀錄片。

我去切點水果。葉 sir 起身。女人隨著他進到廚房。

他們聽到遙控器被拿起，喇叭改傳出韓文的聲音。一部奇幻題材的偶像劇。

你先幫我把蘋果端過去客廳，他對女人說，我上個廁所。

喂。在嗎？

阿弟你今天有上班嗎？

你快來我家，對，現在。

我並沒有緊張，我只是不知道怎麼應付他們。

不能趕人家走，這樣很不禮貌。

你就當作我的遠親。

好啦好啦快點。

嘩——

葉 sir 覺得通體舒暢。沖拭肥皂確保沒有殘餘的泡沫，台盆燈開開關關幾次確定一切正常。平常這個時候他才起床，下樓買兩個超商麵包。瀏覽書架上的書，決定這禮拜要按照什麼方式重新排列，ㄅㄆㄇ或筆畫數。匆匆忙忙想到喝一大口水。咕嚕咕嚕。翻回床上滾來滾去，翻書，起身，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恍神，高舉的書趴在他的臉上。路燈亮起。

上身左旋，右旋，骨頭振作起來。我不是那種乖僻的老頭，只信任自己養的老貓咪。推門出去。

老頭我真是第一次來到你家欸真不好意思。

啊我沒帶個伴手禮來。抱歉啦。

哎呀你真是、幹嘛裝冷靜，是不是他們發給你的家人不夠專業啊？

好我重複一下，所以我假裝是你姪子吧。等會兒你先進去，告訴他們說改變家人身分、因為有個遠親來訪。可以的可以的來深呼吸——

你先進去，說我忘記鎖車門回去一會兒。速速回來。

嗨！你們好、我是葉 sir 的姪子。

蓓、你呃，怎麼在這？

女人在廚房裡舀一匙茶葉，燙一回，再沖，香氣悠悠的在掌中瀰漫。

你姪子可真安靜。他們在客廳坐了半小時了吧。

葉 sir 撐開一個紅白塑膠袋，更換垃圾袋。是啊他從小就是個比較文靜。

他好像跟女兒認識。

他文靜，而且臉盲。葉 sir 搶一步收回自己的淺笑。他想起很久以前的節目，遠處的鏡頭，盯著被選中的路人如何被節目組惡整。往上，煙霧偵測機蓄勢待發，盯著寧靜的火藥味。

能不能多說一點他的背景，避免接下來談話時沒辦法扮演好，露餡。

倒不用，等會兒讓他自我介紹。你們好好認識。

那我們現在是你的遠親了，您希望我們是什麼樣的親戚。

葉 sir 看向女人。會幫我慶生的那種。

也不是，沒有過那種時候。他梳地一頭油亮，挑掉大衣上的毛球，在連身鏡前轉身，自豪不必像別人閉氣收緊鬆弛的肚臍。起立蹲下抬腿，昨天重訓的手臂微微發痠，令人欣喜。

一切都好。葉 sir 注視對面女人淡淡的頸紋，幾何狀的耳飾，像鳥似的小口分食生魚片。四十歲的年紀，相對應的場合與伴侶，聽手卷的海苔細碎的咀嚼聲，連生日快樂四個字都說的粒粒分明，如此持盈保泰。微小的腳步聲，附近其他桌客人的談話像模糊的耳鳴，也許結束後可以在外頭的庭院走走，看卵石、灌木與驚鹿，他喜愛這家店，親吻時猶如置身異國。

他開車，駛在連綿不絕的霓虹。女人說，我一直猶豫，送手錶好還是領帶。都好，他說，那都是一份心意。我是一個貪心的人，她說。怎麼了，你餓，多點一份手卷也就嘴饞罷了。女人搖下車窗，點燃細長的淡菸，我要你記得我，被我拴住，就算不在一起。

車大燈像敏感的鴉，停在柏油路上。他陪她走了一段，像第一次那樣。孩子們都睡著了，她說。代我問好，他回。避開路上檳榔渣跟菸蒂，他主動牽了她，緊握，旋即放手。他們會記得你是一個溫柔的叔叔，會變魔術帶小禮物的叔叔，女人說，好好生活，我們都是。回過身，路燈照亮她的臉，他在暗處，兩人不動。

臭女人，他說，笑著看她一臉錯愕，滾回你早洩的丈夫身邊吧。

五個人靜靜地咀嚼，誰先開口，那話好像就會滾落桌緣。電視上的韓劇迎來高潮段落，女人將音量調大，好讓所有人都只聽到動人心懸的配樂還有愛不完的台詞。

原來，你是他的親戚啊。女孩向阿弟問到。

遠親吧，大概是他的姪子。阿弟旋轉手中的牙籤。

我怎麼好像看過你。男孩說。

我確定我沒有看過你。阿弟回答。你是誰。

我算是他的外甥，大概吧。

我好久沒見弟弟。女人對葉 sir 說。

什麼稱謂的不重要啦，大家都是一家人。葉 sir 笑著說。

是啊，而且我記得我爸爸排行老大呢。阿弟笑著插一塊蘋果。我這是第一次見到表妹，真是漂亮。

你在胡言亂語什麼。女孩陷進沙發裡。

她真的很漂亮對不對。男孩笑著說。

你也閉嘴。女孩陷更深。

漂亮到我覺得難過，因為我們有血緣關係。阿弟回答。

你長得又高又帥，應該有對象吧？女人說。還是要姑姑幫你介紹呢？

交往中，但關係可能沒想像中穩定。阿弟放下竹籤。

有機會也帶來認識一下嘛，一起幫舅舅慶生。男孩抽張衛生紙拭手。

你們想看什麼，女孩伸出遙控器詢問。我去收拾盤子。

一起看電視嘛，不急。男孩跣住她的手臂，拉回沙發。還是我們來玩牌，總比看冷冰冰的電視有趣多了是不是。

我收，你們開局。女人起身。

分堆，彎曲，交疊，拱起。重複一遍。順時針發牌。各執一扇。梅花三，紅心十，梅花一，過。對子四，對子五，對子二，過。對子一，對子 K，拉，對子二，過。葫蘆八，葫蘆 J。

表弟從事什麼工作呢？男孩說。

我年紀有比你小嗎？阿弟回。

你們年紀差不多，不如直接稱對方的名字。葉 sir 說。

你還沒說呢，工作。女孩提到。

這你不是知道嗎。阿弟分牌。

你怎麼會知道？男孩轉向女孩。

學生吧。女孩說。他是說我很看起來敏銳，搞不好猜得準。

你表妹從小機靈，你沒相處過也別逗她。葉 sir 贏了這局。

那你呢？我們年紀差不多，你也還是學生吧。阿弟發到男孩面前的牌，翻了。

你這樣要怎麼玩下去呀都知道哪張了。女孩說。

不小心的，反正也不會這樣就輸掉。男孩說。輪到他面前，又翻了一次。

給我吧我重洗。葉 sir 收拾，慢條斯理的洗牌。

下一輪誰輸了就下桌，我也想玩玩。女人淡淡地現身大家背後。

留下來又怎樣？只是沒有輸得太慘。阿弟丟出一張梅花三。

那你下去啊。男孩笑著扔一張黑桃三。

其實我也累了，無所謂。女孩丟一張紅心二。接著一張方塊三。

沒勁。葉 sir 嘟囔道。黑桃 A。接著順子五。

阿叔我看這局沒戲了。阿弟牌一攤，收手。

那當作懲罰你去幫大家買飲料吧哈哈。男孩說。

要罰也輪不到你罰我。阿弟說。

下桌了去跑個腿，不行嗎？男孩嘴角上揚。

你知道嗎？還真的就不行呢。阿弟摸出一根菸，點火。

欸室內不要吸菸，去陽台。女人喊。

這又不是你家。阿弟深吸一口。

喂！

大家轉向葉 sir。

聽你姑姑的，把菸熄了。葉 sir 拿出嶄新的菸灰缸。然後去把窗戶打開。

女孩起身。玩著大家應該也餓了，我去把冰箱剩的半個蛋糕拿出來。

不。女人起身，從手提袋拿出威士忌。今天是慶祝生日，我準備了一瓶酒，如果不夠我再去買。

好。葉 sir 看著醇厚的琥珀色想。

葉 sir 記得第一次那樣燒喉的液體滑進胃裡的躁動。

剔透的玻璃杯碰撞出笑聲，有人迫不急待更換水煙嘴，深吸一大口，輕輕的水果香在意識跳舞。他壽星，受到眾人擁簇，二十歲的身體，被高頻的嬉笑怒罵撩撥地意氣風發。有人深情款款，或五音不全的唱上祝福，高分貝的音量擊退睡意，被更鋪張的掌聲蓋過。

生日蛋糕端上來，是他最喜歡的巧克力。眾人鼓譟下說出願望。希望趕快破處。接著，遊戲就開始了。

一切都在旋轉。眼睛與眼睛傳遞不安與期待，相互奚落，推拉抓撓，葉 sir 像是一顆太陽，周遭圍繞著褪去遮蔽的狂歡。唇貼上了誰，手又擁著誰的胸，他回神時褲子退到膝蓋，桌上有沒用到的小禮炮，兩三個杯子倒了，酒灑一地。其中一個死黨醉倒廁所。

他走到陽台，冬天的冷讓他變回自己。落魄的狗在街上走，他有一股衝動想對著牠發射禮炮。有一個女孩走出來，隔幾步遠，自顧自點燃香菸。

現在幾點了，他說完，才想到自己有手錶。

快要天亮了。女孩看著他。睫毛很長，鬼靈精的眼神帶水，上臂刺有一朵小

小的玫瑰。

你怎麼留到現在。他問。

像你一樣，看這個城市，覺得自己是少數醒著的人。她瞄一眼。你的拉鍊沒拉上。她看著對方手足無措。沒事，反正剛剛大家也都看到了。

高處的風很醒腦。那個、他說，其實那並不是、我的願望。但你得到了，而且今天已經不是你的生日。她往下扔菸蒂。後來怎麼了。他問。

你快樂嗎，她看著，你快樂吧，既然快樂又何須問為什麼呢？

晨曦像搶拍的轟雷，四周太過明亮了起來。給我一根，他伸出手討。

生日快樂！乾杯！

二哥我敬你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對了你們三個要乾掉喔別漏。然後每個人都要講一句祝福的話，講不出來就再敬一杯。來誰先。

長命百歲。福星高照。福壽雙全。呃。女孩看自己那杯再被斟滿。

龍馬精神。富貴安康。心想事成。前面那個不算吧，女孩用嘴唇沾一下杯緣，我不行了太多了。將杯子啫在桌邊，軟在沙發上。

就剩我們四個，女人說，我看大家都蠻清醒的，繼續打牌吧。

不，阿弟說，我們是一家人，來玩真心話大冒險如何，沒什麼不能說的吧各位。他看向葉 sir。將女人手中的酒瓶拿走放在桌上，旋轉。

嘖。指到你，可以向任何一個人問問題，如果沒回答就要求大冒險。阿弟對女人說。

這……我想一下。女人坐下來。今天開心嗎？

開心，當然開心，這麼多人這麼熱鬧，怎麼不開心。葉 sir 回答。輪到我。

阿弟我問你，你今天有開心嗎？

有，怎麼不開心，難得看到阿叔，看你身體健康，開心。

換我問你了表弟，你什麼時候認識表妹的？

不對吧他是我妹妹，你這什麼問題——

不誠實。阿弟冷冷地用酒瓶指向男孩。重新回答一次或大冒險——

你是不是醉了，哎呀抱歉早知道就不勉強你喝這麼多——

你閉嘴。阿弟制止女人，看著男孩。說話，或者你現在就親你表妹。

啊時間不早了謝謝大家今天來囉，該回去了呢。葉 sir 起身。

兩個月前，男孩說，她不是我表妹，換我了。你跟她是不是情侶。

是。阿弟奪走酒瓶，指著男孩。你覺得我很好笑是不是？

不是。男孩拿走酒瓶，轉一百八十度指向阿弟。我什麼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

沒有誰要怎樣。葉 sir 把酒瓶搶過來，一乾而盡。你們一個去沙發睡，一個去躺我的客房。

不用了。阿弟說。阿叔你生日快樂，祝福你永遠快快樂樂。他起身，踉蹌。

快快樂樂。語畢，推開大門走出去。

葉 sir 聽到他下樓的腳步聲，起初緩慢，然後飛奔起來。

這會兒，我又成為你的太太了。女人將魚翻面。

男孩癱在沙發上打鼾，女孩愣愣地看著沒有畫面的螢幕出神，映出她的身影，一會兒微笑。我想我不適合，梅姐，她從客廳對女人喊，謝謝這陣子來的照顧，我太笨拙。起身，搖搖擺擺鞠躬，我等等叫車，先走了。

出門前，葉 sir 塞了剩下的地瓜蛋糕給她。消夜吃。他說。

謝謝爸爸。女孩回抱了他。下樓。

怎麼，這應該是你今天生日最快樂的部分吧。女人瀝掉菜水。

葉 sir 從背後環抱住女人，聽見她嘆一口氣。

從來沒有結婚，或結婚後又離婚，哪個好？女人轉過頭來。葉 sir 注視一根眼睫毛落在她的眼角，門牙長得不大整齊但乾淨，他喜歡她的笑紋，還有沒被染髮劑染到的新生髮根。

我們現在是夫妻，可以真心，不必冒險。

少撩我。女人說。吃飯了。

他們對坐，水蓮炒香菇加破布子，一條吳郭魚，味噌湯飄著霧氣，葉 sir 拌勻醬油辣椒，夾了一塊蒜泥白肉沾著。

如果你要退費可以，但沒法全額。女人夾了魚眼睛。詳細情形我會寫報告呈上去，您如果以後需要，歡迎再預約。有折扣的。

很盡興。葉 sir 替她舀一碗湯。你多說一點自己的事。

沒什麼好說。女人回答。

你做這行多久了？葉 sir 夾了塊肉到她碗裡。

比我的婚姻還長。女人抬頭微笑著。就不要再問下去吧。

一會兒只有咀嚼食物與湯杓鏗鏘的聲音。

等會兒你要怎麼處理他。葉 sir 看向爛醉的男孩。

你說我們的兒子嗎。女人笑了。沒有關係，我叫公司過來載走就行。

其實我們彼此都有關係。他回話。我跟你、那個男孩，那個女孩，還有離開的阿弟。唱了生日快樂歌，打了牌，玩了遊戲。像家人一樣。

葉 sir，女人認真道，這跟家人不一樣。

我覺得你很了解我，這也很像家人。

不，這也恰巧是不一樣的，而且我知道的也只有你註記的。

那麼，葉 sir 放下碗筷，那麼，我可以多告訴你一些。

他拉開書房的和室門，兩側牆壁向內鑿出書架，整片落地窗迎接昏黃的夕陽，房舍層層相依，最遠是山的稜線。

你要我看什麼？

平常我都在這裡度過一天。葉 sir 跟著女人的目光，瀏覽熟悉的書名。我想



過擁有不一樣的東西，也曾經有機會，但事情就這樣順其自然，像你看到日出已經知道日落。

我不說那麼玄的話。女人的目光往另一側去。我有時候扮演別人的小三，有時候是長期住在美國的大房，或膝下無子的舅媽，說不上喜歡或不，把一個人穿穿脫脫，好處是情緒不會留在身上太久。那都不是我。

不會累嗎。葉 sir 靠近她的背後。

就只是一份工作。女人滑開，倚在窗邊。

我想要、你當你自己。

謝謝。頭一次聽到客戶要我扮自己。

我、我想，那樣的你，會不會也那麼了解我。

我說了。女人轉過頭來。我只知道購買單上的註記——

我是說。葉 sir 一步向前。如果是你，真真切確的你，我想要了解。

時間到。女人迎上去，看進他的眼睛，接著擁抱一會兒，鬆開。我只是演戲，你別看傻了。

好好生活。

然後葉 sir 有過最美的一次性愛。

隔著牆壁，兩人聽見隔壁男孩均勻有致的打鼾，地板光潔，冷過葉 sir 皮帶上的金屬扣。他的鼻子埋進女人的頭髮裡。我昨天懶的洗頭，女人說。你知道我不介意，他嗅著，手掌逡巡柔軟的頸，老繭貼上顫抖的汗毛。關門，女人低吟。這裡只有我們了，葉 sir 退去她的上衣，一口一口，嚙咬體溫。影子疊上誰的身體，身體又蓋住誰的影子。

那個男孩，他問，跟我有關嗎？

沒有。

還是那個女孩，跟我有關？

也沒有。女人翻過身，伏在胸膛的稜線。倒是那個下午來的男生，跟你有關？湊熱鬧的。他說。

過了好一會兒，他感覺到自己親吻了每一吋，而膨脹的慾望逐漸睡去。如果，葉 sir 問到，我二十歲時沒許過那種願望，會不會比較快樂。

所以我不許願，女人說，昨天與今天、與明天不會有什麼不同，菸盒填滿了又空，每分鐘都是霧。

有沒有可能、一切都會不一樣？例如、如果我沒有那樣羞辱你。

女人摩挲他下巴，拉他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

生日快樂。她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吐息。你早餐想吃些什麼呢？我記得你喜歡吃培根跟半熟荷包蛋。皎潔的眼睛透著靈敏。但我想好好睡一會兒，你不介意吧。

凌晨兩點，布穀鳥的回音嗡嗡作響，葉 sir 翻起身，抖掉睡意披上外套，出門。

超商上班的店長，說不知道阿弟去哪了，不過今天那小子的生日，可能去哪開趴了。年輕人都這樣麻煩死了我想睡覺但只能代班。

葉 sir 拎著兩顆蛋，慢慢走在一片安靜裡，深睡的城市深睡的行道樹深深地融進他的影子，希望有個塑膠袋或廢報紙撲上他的臉但始終沒有。踩上小公園裡的健身器材，前前後後的邁開腿。身子熱了，坐在一旁的長椅。常見的狗不在，他想起那個最後沒發射的禮炮。三，二，一。在心底小小的燦爛。

葉 sir 想起記憶裡有一個女人也離開房子，在公園裡茫然，午夜跟凌晨沒有什麼不同，或那只是一部電影，沒有誰不懂誰的黑。他聽見自己嚙咬蛋白的聲音。有些東西就是溫暖的讓人罵髒話。